憨山老人夢遊集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九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書問

答李湘州太史

貧道一入空門，即抱向上志，十九披緇，遂棄筆研，單究己躬下事，荏苒十年，未有開悟，遂匿迹五臺冰雪中，勉苦身心，甚至一字不識之地，忽然四大脫落，無依，回觀從前山河世界，皆夢中事，由是得大快樂，一切應緣，如鏡中像，了無滯礙，如此八年，先是諸經寔未通達，因恩佛楞嚴，以一心三觀為宗，向以文字障

礙貧道澂心諦觀只以理觀爲主理觀一通餘文可略嗣隱東海潛心力究忽然有得遂直述此書自爲必信卽法門疑者不無久慕玄解特請印正當有面浚處此時苦以病魔作祟儻秋爽有期當與拕關十日一浚生平之槩庶此道寥寥天壤不孤耳明發滸流回背徒有瞻依

寄高瀛臺太守

頃時事驚心公壯心勃勃讀尊草委悉近況然臣子爲國摅忠固本分事第非其時似違用舍之戒況當垂老之事居困窮之地正壯士失色之時豈不爲身

心大累乎杜智者之於重輕必有一以審處矣山野季近八十衰病日至卒藏迹空山苟延一息待死而已枯朽之懐無以爲知己道者儻公能降心寂莫享清修之樂作出世一段因緣大爲奇事古云生平無限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此寔意之所望者

答談復之

頃就湖東尺地結廬於灌木之陰業卒就緒於月之十八日入室高臥夢想頓空足可娛老且喜得如足下信道之士相與精神流通可謂不奈莫矣行者來得足下書中語似云知見上做工夫此足下信向之

篤、故楞嚴云、知見立知、卽無明本、此謂衆禍之門也、又云、知見無見斯卽涅槃、是謂衆玅之門也、此中云知見、大非凡情妄想思算境界、皆從實際工夫眞叅寔悟處做出、殊非口頭戲論、當作佛法也、足下信心固篤、入法未深、便作如是種種知見語、皆成戲論、其杜善知識分上、不是以佛法作人情、便以冬瓜印子許可他、老人所云衆生知見、卽佛知見者、葢推本未迷、以前言之耳、不是迷中妄想知見、當作佛之知見也、若以妄想爲佛知見、則大地衆生皆已是佛、又何用修行耶、若以尋常妄想情慮、當作受用境界、則一

切世間淫殺未除貪嗔放逸者皆是佛矣若作此解卽是魔說豈可以邪見作正悟耶來語種種皆非眞實受用處足下但將從前知見一切剗去纖毫不留於一念不存處稍見影響方可以言個中事若以聰明伶俐知見把作正解恰似認驢糞作明珠若在善知識門下存此知見則善知識亦成邪魔種類矣老人於足下大生法愛故不惜眉毛以酧來意足下試自點檢果於知見上有何實際當不落此戲論場中以爲入道眞種耳深切思之

又

向上一路親近者稀不是眞正奇男子決不能單刀直入此事決不是世間聰明伶俐可能湊泊亦不是俗習知見之乎者也當作妙悟亦不是記誦古人玄言妙語當作巳解只須眞叅實究向自巳胸中流出方始蓋天蓋地若有志叅究只須將從前知見盡情吐却卽上大人丘乙巳字脚亦不許存在胸中吐到乾乾淨淨一物不留處放下又放下放到無可放處方是入手時節此時正好著力做工夫做到做不得處如壁立萬仞纔是得力時節如此用心辟如逼狗跳牆定有從中迸出一段光景方是眞受用處殆非

泛泛可到此地苟非眞正丈夫有決定之志者不能至也世間多少聰明伶俐漢都納降款于五欲塲中高者納于功名路上如此而已幾曾有自己活計哉以足下之根器加之篤實信心已具根本最爲難得若效當世口鼓子禪但資說鈴不究實際豈不孤負己靈哉以足下信老人心決定無疑故不敢負足下歸心之望前書僭妄以恃知己故不惜眉毛不是披剝足下願足下詣眞實際不欲向門頭戶底暨恒品耳足下自謂向棒喝下承當足見大力量處要知古人棒喝不輕施卽承當亦未可草草願足下從今一

切知見盡行放下、就放下處提撕、便見眞實受用、以所望足下不淺、故不惜㣲恒政、以足下有此大力量、故以千斤擔子累足下耳、讀書之下、試請大慧書問一看、便見老人不妄與也、

與穆象玄侍御

山野向有休老南嶽之志、去冬杖策而來、山居之緣未就、頃者暫寓衡陽之湖東、亦古道場地也、勤公來、得悉明公比來大作佛事、頓開人天眼目、聞之喜不自勝、嘗謂古今豪傑之士、一段般若光明、多被世緣葢覆、盡力納向功名富貴門頭、肯於自巳性命根宗、

向上一路著脚者甚自難得以此大事因緣乃大丈夫究竟歸寧之地明公頗能向此回視功名事業特塵垢粃糠欣羡何如第恨不能相與淺撈向上事以此爲闕耳聞明公精持金剛般若頃有淺疑一本奉爲法施

答劉玉受繕部

蕪關卒入維摩之室自爾音問時通第未䁭公叛命之念此爲抱愧别入匡山棲遲六年壬戌長至月復有嶺南之行辱惠辛酉閏月書至癸亥二月方得開誦一書之逢如此況人生多世之緣乎所示病紀細

細披讀雖是病態要自叅究習氣中發非業習也就中見公歡喜不無但以爲實證則未可也且楞嚴明訓若從眞實叅究禪定中來亦不敢作證若作聖解卽受群邪況病態乎雖肰過此一番公當自信其心埽除從前知見不患不到家邦平貼地耳

答杭城諸宰官

山野自愧薄劣爲法門皐人漂流瘴海二十餘年骨殞神銷僅存一息將匿影窮山畢命斯世第以法門之故與蓮師有教生之義悲蓮師有慧日之沉特不遠數千里持瓣香以弔茲已了雙徑之願擬過殘冬

有雲棲之行必取道錢塘一入毗耶之室何意辱諸大長者先施慈命晤玄津法師委悉法會之盛何幸餘生再見今日感不能言擗摽無地謹此致謝容當皷受彈呵以銷狹劣

與蘄州荊王

恭惟賢王殿下睿德天成靈根夙植內蘊眞慈外現國主身處塵勞心存淨土山野枯朽山林仰德欽風爲日久矣自分無緣一覯徽問去秋遊目匡廬濱行適歸宗老納持令旨至伏承香積之惠匆匆行腳未遑啟謝今夏復還匡山擬休老計卒故入汪司馬公

以法眼相看顧結十賢同入蓮社欲賢王爲上首。曾託左右致意想未達睿聽肰惟匡山卽靈鷲蘄黃猶舍衛豈捨賢王亏法門乎將期始終金湯耳頃拜使者之辱兼領法施渓感慈念致謝無量且聞家嗣之變知賢王以天倫至情難免憂苦但人生修短各有定分本屬苛緣往者既不可留來者尚圖厚望豈可以不作之魂而傷生者之性此在達人以理自遣薦無以癡念重勞玉體也唯望三寶慈悲足以利存亡耳顧賢王厚自保愛

答荊世子

先王上御國事多艱殿下沖齡方在勤學其內外群
體皆荏國太一身擔荷憂勞之念又當何如山野以
此不忘于心也然須自知保重節憂省惱以靜持心
以慈御下以綏天寵萬無過傷以慰群望其於念佛
誦經禮拜乃切己大事又不可以艱難退心捨此一
念無可以感佛天加護者惟有至誠可以格天耳

答無錫翁兆吉廣文

公道念精純人倫師表顯開示來學務眞叅實究不
墮光影門頭爲第一義大抵聖學一宗果能叅究禪
門工夫方有實際且近習多好談宗門爽快語句太

爲流弊誤人不少以杜口頭非真知見也至若楞伽楞嚴金剛三經乃發明最上第一義顧以文字視非正眼也願公留心時時披究當得真正路頭以末世無明眼人賴此爲印證耳

與閩子與

念足下爲生死心真實如救頭然五欲泥中不若是堅強勇猛誠難頓拔其根若云熱腦中發一念清凉便是火裏生蓮但惜足下稟氣柔弱心力骨剛第色力不充耳居常善病足下識此病源乎他人之病從世間貪癡起足下之病從爲道貪癡起病雖不同爲

病則一、足下憤憤要出生死、將謂脫塵網爲出生死、不知離妄想網爲真出生死、況父母之恩、未能頓報、若以遠離爲報、則重增父母之憂、是返苦吾親也、何報之有、以不得脫離、日夜癡癡妄想、以爲不遂其志、則道未辦而苦芽先增長矣、豈非大癡耶、足下當自思惟、妄想乃生死根、即吾病中、覷此妄想了無根蒂、則念念頓拔生死、即此坐進此道、法身日健、心地日明、不待脫而自脫矣、老朽感足下信心、時不能忘、聞足下病尚未安、故以此奉慰、

與金省吾中丞

往昔豪傑之士、負經世之材者、但知建功立業兮不朽、豈知眞不朽之業哉、以不逢本有、捨己從人、故功未必成、即成而未必不朽、即有虛名垂之後世、名存無益、而罪業隨之、因果昭人之耳目者、古之將相類墮於此、孰能如裴張白楊諸大老、拄世出世者乎、是知有先具性眞、而推緒餘兮功名者、亦有功成身退而歸根兮性命者、雖蚤晚不同、而超朕獨得、世難與比者、則一也、惟翁當功成身退之日、即能放下諸緣、潛心一眞之地、其所謂至樂兮己者、九鼎不易也、豈非大豪傑哉、惟翁即往放下處著力、放到無可放處、

自肰不被生死業繫矣卽修淨土一門最要放下然緣而淨業方成肰云放下處求生淨土是以彼易此博換之法耳雲棲道場清規肅靜如金剛圈但願大衆一心依教奉行卽蓮師法身儼肰踞獅子座也唯衆護法大檀時時加被以增精進耳復何所云

與嚴天池中翰

還山後業已具報奉慰慈念山居卜地最爲幽勝拮据誅茅數椽十月望後已就安居將三月矣歲窮則無所不窮唯有千峰積雪萬壑松濤盈耳眩目時皤肰一老鬢髮鬔鬆頹肰兀坐擁衲圍爐燒榾柮火邈

焉不知有人世而人世亦不知乾坤之內有此物也積劫塵勞可一洗殆盡況二十年炎蒸毒霧乎想老居士聞此必為一撫掌

與王季和

居士言近來日多懈怠無精進力此自知之明經云知是空學卽無輪轉以知為懈怠則定不為懈怠轉矣古德云心不與世情和合是眞精進近聞同元初讀書洞庭山中塵境遠離六根無據置身于三萬六千頃寒波浩渺之中如坐大圓鏡裏且與勝友對談不二此中何處更容懈怠乎第恐妄想不休如白日

作夢自生顛倒耳

與顧履初明府

居士天然道骨稟出塵之度養粲山林固稱高尚但於性命根宗趦出生死一著似未留心居士根器已具所欠知識與之切磋益亦時節因緣未至耳山野卜居匡廬之南七賢峰下與五老相對揖讓雲中吞吐彭蠡波光雲影不減太湖雖花果難爭鄧尉而幽勝過之山野夲託棲遲逸老且願效遠公東林遺事將期邀域内高賢同修蓮社之盟居士肎留心此中夲約同契勝友各標志願娭結構道場落成他日歸

來如久客還家其老煙霞同歸極樂豈不爲最上因緣乎居士若果惠肰以爲先導无俟山野饒舌也

與虞繁心吏部

往晤公于東禪覩其道貌天形敦篤厚重心知其爲有力大人所爲公惜者有道器而未聞道恐臨大事人不勝天耳苟不奮發眞實信心於佛法中精心著力深窮超生死之學爲眞實處世俗口耳皆非究竟地也出世眞修唯楞嚴一經應世之玅無逾道德一書願公早發信心于此用力久之當有自得處也

與熊芝岡侍御

前過武昌得瞻光霽辱不鄙而厚遇之飽餐香飯淡領至言歷談處遼一段精神所謂威行蠻貊氣欲吞胡載戢干戈嬰兒強虜事事全出大光明藏金剛心中聽之不覺毛孔熙怡私謂菩薩現宰官身定國安邦盡屬神通遊戲嘗聞其語今見其人卽以此心成佛眞能一超直入誠雄猛丈夫哉別後光儀時現心鏡頃聞潛心佛事此又超出世間一步古語有之生平無限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惟此空門寔豪傑退步若肎放身此中以大智火銷鎔意氣畜此無生利器穪師倚爲劒天長劒把定乾坤眼睛他日神通

回視向者直一唾耳實所望焉高明其有意乎

與蔡五岳使君

往年有緣一接光容即辱法門心契承為六祖護法雖闡提作障而金剛種子已不磨矣既而轉踏因緣亦以獅蟲嚼食竟違本願又作未來公案山野亦脫朕謝去未幾即蒙恩度嶺初擬南岳休老未遂復有雙徑之行了逢師未了因緣所經叢林處處皆公心光照耀而禪宗向上一著莫不推為上首末法宰官能真參力究如公者指不再屈想平來履踐真切當過關掉臂逢緣自在一切幻化皆張般若智鐙矣

答王亐凡

曇公來辱惠手書以生死一事拳拳亐心發此大心甚爲希有但以念佛有漸次欲求頓悟之說此乃近世士大夫學佛者喜爲爽口之食非愈病之藥也以未寔有爲生死心但徒說玄玅道理口說爲生死且亦不知何者爲生死根所言生死根者卽是吾人日用種種妄想人我憎愛貪瞋癡等諸煩惱業此業若有一絲不斷卽是生死根本如今說要叅禪頓悟了生死請自討量果能一念頓斷歷劫煩惱如斬亂絲否若不能斷煩惱縱能頓悟亦成魔業豈可輕視哉

從上諸祖頓悟亦從多生積功漸修中來故頓悟一著說則似易其寔爲難苟無二三十年久心工夫如何得向熱惱中一念頓悟亦要在自知根器何如耳至若念佛一門世人不知其妙視爲淺近其實步步踏着實地何也以吾人有生以來念念妄想攀緣造生死業何曾一念回光返照自心何曾一念肯斷煩惱今果能以妄想之心轉爲念佛則念念斷煩惱若念念能斷煩惱則是念念出生死若此一念不亂到臨命終時惡業消滅佛境現前一念隨佛往生淨土永超生死登不退地所謂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

又何必論頓論漸又管甚三品九品哉譬如世登貴榜即末後一名亦可又何必要鼎甲哉苟如所云叅禪徹首徹尾則五濁十方無非淨土此語甚痛快第恐不能如此豈不自誤此生又墮長劫生死果能以念佛之一念不遂一心不亂比叅禪更有下落總之惟在一念真切耳但叅禪定要死盡世心不容一念妄想其念佛是以淨想轉染想已想除想乃博換之法就吾人根器易為耳其實心心念佛心心不昧此心妙樂有不可言者足下請試為之幸無以老朽為劣解知識也此不欺之言惟心諒之淨土三品之說

嘗備淨土會語論中足下無惑于邪說請細披之無竢多贅

謝吳曙谷相國

頃承翰教知明公時中以楞伽印心昔張方平偶得其本恍是蔣生手書此亦明公懷中故物耳但此經文險義幽山野不揣妄為註記不能發揮萬一承問此經何以不立九識葢佛應機說法致有權實以初出世時化機未熟不堪受大姑為小乘劣根說六識三毒為生死本即八識祕未敢說直至三十年後根機漸熟方說唯識以八識為迷悟生死之本猶恐不

此亦未盡大乘了義過此已後觀機已熟乃說楞伽直指識藏即如來藏爲頓教大乘此經不立修證漸次名位但了一念無生頓同佛體故經雖有種種言說都是破外道小乘執言之病只敎離言說妄想頓契本心故達磨西來以此經爲心印全不同餘經之說也明公但觀經中識藏即如來藏一語便是究竟極則不必更求九識爲實法也大段此經只是要離言說妄想爲入門工夫開卷即一切俱非便是佛祖正令妄意如此惟明公留意焉

答阮灊宇太守

客歲聞掛冠東歸喜慰無量惟菩薩度生固是本行當劫濁時衆生垢重卽釋迦不免慼額奈何能盡顯力乎青山白雲晚年清福較之尤多若精修淨業以長揖堪忍又爲丈夫最上緣也

與王醒東侍御

壬子冬別後次年大病幾絕更生及冬卽度嶺之南嶽初有休老意因緣未果且逢師有未了公案至丙辰夏卽有吳越之行見公音問竟不可得先至廬山結夏見其幽勝遂有終焉之志了逢師事卽於丁巳

五月還歸匡廬卜得山南五乳峰下一丘一壑足了餘生其結構之緣皆賴護法今幸已得安居二十年所慕垂老始遂足知入生山林之福未易得也去夏若公來遠辱書惠始知公内艱家居計釋服在邇入都可期舟過落星舉首雲山一牛鳴地佳會之緣日夜望之每念嶺南法道千年以來老朽雖未大振賴公入社諸子一時之盛得馮龍二生表率人人可觀嗟哉二子繼逝斯道寥寥獨恃公荷負之力奈不能久與諸子周旋散而無統大爲可悲不意興衰之速如此惟公天縱有餘所恨法門未能深入則護法有

心而於[illegible]當放捨一着似未打破故於世法佛法不無町畦若得大開重門内外洞然若揭日月于中天則曹溪衣鉢豈容陳腐若公大力量人不發無上菩提之心則大重昏昏終無慧炬矣老朽老矣餘日無多恒思此段因緣深爲痛悼公其念及此乎修六閑炊關於金輪峰頂甚爲有望若惺令留山中姑爲打葛藤且令入智慧門二子異日得公爲護法大弘此道則老朽死且不朽多劫之緣亦不虚矣他復何言萬里如面惟公鑒之

答陳無異祠部

山居與世益遠每聞時事驚心痛徹五內不意一變至此惟｜冲主子立政出多門所謂醫多脉亂無怪其然卽盧扁亦當束手爲之奈何比者前車已覆惟今只當愼行謹守以固藩籬培養元氣爲上策若拘拘破器而以必完爽口快意爲尚所謂病不死人而醫死之矣此外更有何術朝廷一時固多君子縱能執經按脉恐出奇多方亦未必能取捷公釋服在邇當卽出補不必以治亂爲行止所謂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世事如奕棋當局者迷若有明眼傍觀卽指點一着卒收全功又何在於對奕耶第不宜攘臂

其問令奕者厭此吾佛所説貴善巧方便行耳如何
如何承示孤明時復透現第承當不勇若言透現乃
自知之明若云承當不勇乃自信不及耳然透現乃
念念透現豈但時復第看破透現處本無一物則念
念現前者卽本來面目如此念念着力念念無生全
體出現又何有承當不承當耶以當人一念自信不
及故起將謂別有之心所以當面錯過却道承當不
勇此病在別求之心凡向道者皆以此誤公直就一
念現前處看破無生無生則本來無物是則遠從無
始一念未移從今而後只此一念更何別求既唯此

一念叟敎誰承當耶六祖云若論此事輪刀上陣亦可做得顛公諦信此心看破念念現前處則念念精進如此則一切處無非大解脫場又何有治亂之分耶因對賠時難不覺漏逗

答曹能始廉憲

山野早慕匡廬之勝垂老方投徃丙辰歲一登此山則知有大宰官知識爲護法幢及閱龍藏募疏則心折於摩詰有斵取大千之神力也比卽誅茅五乳爲休老計乃峰下倚天際七賢而望雲中五老居肰肖睫爲我山門護法矣藏公爲道場拮据足無停影喜

無知厭且尊慈有大願力將建法筵此爲匡廬曠大因緣惟是必仗法身親臨此中乃可振大法鼓否則以一糞埽頭陀安能施無畏于十方雲來海衆乎此廣大心中必能建是希有之事也

答徐明衡司馬

日承枉顧荒山一見慧光獨露表裏洞然如冰壺玉鑑自是般若中人非一世二世善根熏修者及聞妙論所吐一片金剛心地發爲忠肝義膽但有忠君愛國一念不復知有身家計直秉願力而來救苦衆生誠現宰官而作佛事者也遠惠德音知法體多病且

云心強骨弱此杜有漏形骸本來浮脆理固肰也顧此血肉之軀原是妄想凝結念念熏蒸故少乖調攝則大不知恩況外慾薄觸增益病本唯佛一人純一以金剛心地念念熏變故令此身全成堅固舍利得不壞耳嘗聞聖道之真以治身其土苴以爲天下國家此乃本末之論惟今志欲利人先立其本杜所養堅固渾厚而後志身從事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必有道矣惟座下志大願大必心大身細而後可此杜中有所守而外以事試之則漸入佳境譬如架閣必先因其基耳愚意願座下從今發心

單持一呪、或準提、或金剛穢迹、念之於心、二六時中念念不忘、久之發強剛毅之氣、自然奧發、不待強而自強矣、知高明信心篤厚、故敢妄談、

答王東里明府

別後恆如霜天月夜對談時也、此景此時、都杜睡夢中、誰能醒眼與世外人茗碗爐香說無生話也、承諭近日閱楞伽有會心處、甚喜、以此經離文字相、離心緣相、唯忘言妙契方有入處、從此不疑、當有湊證也、別諭一照、即覺亦能轉境言打成一片、則猶隔鐵圍、此當自知不成一片、過杜何處、以古人一片之說、不

是小事。從初發心參禪。卽將一則公案作話頭。如趙州狗子無佛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等語。以此橫在胸中。寔斷意根。再不放行。著實疑情。晝夜咬定牙關。一念不捨。久纔純熟。方卽打成一片。動卽十年五年。此是話頭成片。未是悟成一片也。知公雖諦信此事。已有解會處。但未下死工夫。如古人參話頭。雖會得此道理。猶在光影門頭。其生滅心未曾暫歇。一念故閒時無事。見有道理。及對境遇緣。便被奪轉去。是知此事不是以知見道理當得實用也。又云。作一合相觀。以見破見。以相離相。以識去識。以執破執。此言固

有理在。但一合相。不以兩頭湊泊可入者。以心境兩忘。正是悟到一片處。不見有少法當情作礙。頭頭消歸法法顯露。如此方可入二一合相。今若以見識相破。正如油入麪。何能破得。況見識乃病根。非破敵之具。如此作觀。似有淆譌。若依經教中入。必如金剛般若六喻。即一觀純熟。自有十分相應。若從楞伽入。但云靜坐能見自心妄想流注。方是工夫入頭。又云妄想無性。一語中得力。便念念消歸。若宗門中參。只依六祖不思善不思惡。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此最真切。日用做工夫。如此時時不忘。不必求一合相。忽一念

相應則忽然墮入一合中矣惟今顧公不必求一合相亦不必怕境轉但時時隨心抱一則話頭日用中覷看一念起處當下咬斷便消得去若妄想消得便不被一切境界轉若八識迸破大徹一番則無境可轉矣無境可轉則心境一如此眞一合相也

又

東行卒見公眞正道人可謂不虛往矣山野老年棲息青山白雲之中與世日遠公利生之願正弘晤言未有日也喜公進道工夫甚銳誠一日千里但趨修固易而忘功絕證爲難以耽著玄妙靜沉寞日久之

不覺墮落知見魔網此從古學道之難過一關也若透過此關是爲百尺竿頭進一步到此一味平常更無甚奇特所謂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如此則通身毛孔渾放光明沒不是思量境界沒不坐光影門頭此處只貴步步埽除自然得到大休歇耳

又

奉手教辱法愛惓惓心神契會不隔絲毫光明藏中本非形骸可隔信非虛語委悉近日工夫日見平貼已蹈省力安樂之境足徵大精進力所云舊時鼻孔

一毫著不得正是得力處但就中一毫著不得處要有諸譌在直須透過古人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正恐坐在無事甲裏若不勘破將來轉身更難豈不見雲門道有二種光不透脫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似的有個物相似亦是光不透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邊法執不忘已見猶存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古人初以見道為難及乎見道而法執最難遣多墮在此所謂認著依然還不是此中工夫雖無著精彩處而捨法見一著不可不

知也、高明以爲何如、畓從念念捨去、捨到無可捨、亦不坐在無可捨邊、自然不被見縛、則通身如大火聚矣、

與鮑中鯊儀部

黄山白岳久在鴻濛、何緣山靈現瑞、感大護法使蒼巘翠壁一旦幻出梵宇珠宮、致黄金妙相從空而來、貝葉眞詮自天而降、頓令無佛之國土涌出寶藏之莊嚴、攝化無量人天同入極樂世界、如此妙用全在尊慈一念眞心流出、其功德利益豈小小哉、山野欽聞遥空讃歎、第恨衰老無能一瞻禮耳、頃卜匡廬一

鑿以迄餘年奉陳赤石公作山門檀越將邀海內高
賢重刻蓮乘之漏書來云荷長者為祇園首唱念匡
盧名勝得高賢擊節岳鑿生光第山野有愧遠公不
堪作東林社主耳

又

新歲承使者遠至辱慈念惓惓欲山僧一行以結法
喜之緣初心欣然并已具悉頃得汪司馬公書云遼
警甚急昨二月廿日出師四路大將已喪其三八九
萬生靈一旦虀粉大可寒心止留李將軍一路遼極
難支恐其長驅大可憂也　廟堂紛紜無畫一之策

徵兵轉饟急於星火此何時也吾徒山林所賴太平念此人心洶洶之時屏迹傾誠誦祝之不暇又安敢輕事遨遊乎此其一也且聞京師震動南北禁僧而遊食之徒無措足地儻闖山野所至望風而趨難必其不來恐地方不便此其二也始以一行為倖翩有一事可虞故不敢輕進特此奉啟伏乞慈諒姑徐圖之以俟後期

又

承示近來做工夫於本地漸有入處欲得祕密一語以為捷徑原夫此事本來無密不密但在當人一念

上做、卽看話頭一著、亦是不得已而用之、但要一識破日用現前知覺之心、盡是妄想用事、縱有道理玄妙之知見、盡是識神影子、皆心意識邊事、總之不曾了知離心意識一著、故凡舉心動念、都落妄想窠臼耳、所以佛云、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眞心、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此卽馬鳴所言、一切衆生從本已來、未曾離念、是知衆生日用種種妄想、究竟只是一妄念耳、然此一念、卽是最初起迷之源、從無始至今、但只是此一念、更無第二、卽心意識總屬一念上起、惟今做工夫、能將此一念看破、則一切妄想情

慮當下冰清矣此所謂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然因衆生秖見得心中妄念紛紛紜紜如此之多其實不知只是一念今無奈離念紛紜故古人教人提一話頭做工夫究之卽話頭亦是妄念以但將此一念話頭堵截雜念歸之於一若窮究此一念潑潑覰之覰來覰去元無起處本自無生若一旦了悟一念無生則永刼情根當下頓脫此名爲悟非是别有玄妙可悟也惟冷老居士做工夫提話頭著力處只看此一念著力潑潑追究忽然看見此一念本無生處若了得一念無生則從此一切念念皆無生矣此六祖所謂

無住生心也若求玄妙便是有住矣如此直捷處最爲有力不在多求知見此中一字用不著只是先要將胸中一切妄想知見一齊放下放得心中空空蕩灑灑落落一絲不留看他一念起處便著力追究如此是爲單刀直入更不容思前算後種種計較才有思算遠之遠矣老居士有志此事試如此下手何如

答錢受之太史

山野潦倒破器有玷法門況復久沈瘴海甘塡溝壑不謂天賜餘生尚有今日向以衰殘多病將匿影窮山適以雙徑有未了因緣義干生死不得少此一行

欲跟蹌而來，雖不敢言善財南詢，且幸得以徧叅知識。久嚮居士爲當代裴楊，法門保障，且知慈念慇懃，準擬一詣丈室。昨云慈航曾待於錫山，當面錯過，大爲悵然。適辱慈音遠及，法供種種，捧誦再三，彌感情至。葢令妄想飛越，足不容緩，但雨雪連綿，少晴出山，尚有雲棲一行，湖上無多留連，歸次吳門，必入毗耶之室。先此致謝不宣

又

山野居常恒憂法門寥落，郎外護金湯，難得眞實荷擔之人。昨幸見居士大慰夙心，現宰官身，豎正法幢，

斯時大有望焉若山野朽株爲法門棄物承法愛之深自信夙緣虞山之會匆匆未盡所懷辱聯舟遠送更感惓惓別後仲夏望後抵匡山卜居山南七賢五乳之間誅茅數椽聊爾棲息荊寄八行時尚未得定止也一向老病相侵幻軀故脊溼疾作楚冬來方覺小可護法編時對披讀諸老拈銘言指歸向上一路得宗門正眼我明法運大開賴有此爲衡鑑若刻施流通利法不淺其稿竢明春當專持上

又

向致楞伽筆記此經的爲心宗正脉未審曾留意否

近來東南衲子中、叅究向上者多、若無明眼宗匠指示、都落光影門頭、掉弄識神、被冬瓜印子印壞、又不肎親近教乘、求眞正知見、實爲難得、宰官中向三十年來護法大心者不少、而求眞眞潜心本地功夫者、亦不多得、大段士大夫太煞聰明、無論若禪若教、一狀領過、從耳目中獵大名者、可槩見矣、此時不但世諦、即法門中更難言之、爲可流涕、方今世道澆漓、法門寥落之秋、非大力量人出、誰爲匡持、嘗謂匡世道在正人心、護法門在正知見、然正人心、必以正知見爲本、所謂不偏不黨、王道蕩蕩、非至公無我之心、何

由一群情而定衆志哉然無我之學必從法中參究功夫將身心世界大破一番揭露本有大光明藏方能觀身世如空華泡影視功名如夢幻水月自然齊生死一是非超毀譽如此方敢言視天下爲一家視群生爲一身廓然大公斯則人心自正世道可淳而致君澤民之效無越於此矣諦觀宋濂溪之學實出於此故能羽翼
聖祖開萬世太平之業讀護法編未嘗不撫卷而歎也季世末習大有不可挽者必若人然後可言太平之治且天道運而不息豈斯世而絶無斯人哉山野自愧爲法門棄物生無補於世而

憂法之心、如出諸己、故所望于居士者、重且大、切顒
乘時潑奮厚養、以胥 天眷、其於 社稷蒼生引領
翹足極矣、安忍不發潑心、重顧乎護法編文章、不必
重加批點、但就諸祖燴銘開正眼處、略發一二、則已
爲贅、卒丞刻之、爲望近拙述楞嚴通議、先已令致覽
此經廣博、包含一代聖教、迷悟因果、理無不徹、向來
解者未盡發揮、山野此作、大非故轍、似更易入、其法
粤通義、亦盡翻舊案、不知法粤則不知如來救世之
苦心、不知楞嚴則不知修心迷悟之關鍵、不知楞伽
則不辨知見邪正之是非、此三經者、居士宜深心究

之他日更有請焉、

又

護法錄、卽禪宗之傳燈也、其所重在具宗門法眼、觀其人則根器師資、悟門操行建立、至若末後一著、尤所取大、令于毫端通身寫出、不獨文章之妙、其于護法深心、無字不從實際流出、其于教法來源、顯密授受、詳盡無遺、此古今絕唱一書、非他掇拾之上、今但就宗門諸大老塔銘中者、以正見正行爲主、如居士之見者大同、亦不敢更增染汚其於碑記序文、特文章耳、則不必也、今以後寄底本覆上、若早刻一日、則

法門早受一日之惠也山僧向讀　高皇文集有關佛教及諸經序文幷南京天界報恩靈谷能仁雞鳴五教建寺中各有　欽錄簿中所載要緊事蹟意要集成一書以見　聖祖護法之心若同此錄共成一部足見昭代開國君臣一體亦古今所未有也惟居士乘此留意一尋最爲勝事實山僧所至願也

又

辱手教委悉近況且述眉公札中末後句此山野久所切心不待今也養老社蓋自慧誠首座願力山野贊歎願捨所居而已此何時也求安且不暇又可以

多事自擾乎況年來衰病日至足有溼疾行履多艱山居草草聊爾棲息且懼餘日無多生死心切閉關絕緣單提一念待死而已昨於中秋業已從事念二十餘年苦海風波青山白雲將杜夢想今幸一旦遂之又何作等閒看耶今關中一切禪道佛法束之高閣一味守拙每想古人有晝夜彌陀十萬聲今愧衰老色力不充自試常能強半特効遠公六時蓮漏以香代磬數月以來身心自臻極樂知坐念之深故敢以告

又

侍者回得法音、知近日心地脫灑此非眞實工夫不易得也甚慰甚慰、承示不二法門之要、無越高座一機非特一法而已、心法序、誠孟浪之談辱大手改正、頓成佳語、眞還丹點化之工非敢言必傳但存一種法門耳、承念國事艱難、無有出死力者此言固然但觀從古捨身爲國之人非臨時偶爾而發蓋此等人品有多因緣、非容易可擬也、一則當衆生大難之時自有一類大悲菩薩發願而來、至其作用皆神通發現非妄想思慮計較中來無論杜甫卽如我聖祖同時英雄皆其人也、二則天生應運匡扶世道之人

內稟般若靈根、外操應變之具、先有其本、及臨時運用如探囊中、百發百中、此留矦諸葛與平原忠定諸公、卽其人也、三則亦自般若顯力中來、負多生忠義果敢習氣、剛方中正、確乎不可拔者、勘定大事、堅持不易、如文信國明之孝孺諸公、生性一定而不可奪者、卽其人也、方今目中天下人物、有一於此者乎、觀其發言議論、有能一定戡亂扶危之識見者乎、無其本而欲責其寔、豈非過耶、故古之忠臣有一定之材操、有必可爲之具、不用則已、用必見效、卽如當世才具兩全者、誰其人哉、故古之建不拔之功者、皆預定

於胸中、如范蠡子房武矦、進退裕如、豈以空談爲寔事哉、即如東坡亦文章氣節耳、惟今居士、乃一時所屬望者、第自揣其具、孰與於諸公耶、其所存者、特一片赤心耳、茍材具不充、何敢言天下大事哉、此山野向者切切望居士深所養者此耳、以老朽覯居士之心、審處諸公可爲之事業、志能爲之、至若戡亂扶危操何術以爲之、是豈旋旋從中煅煉而能者耶、即今之事、特細故耳、更有大于此者、在惟願居士當早畜其具、卒無以軀命付之爲全策也、天下皆逃、豈一呼能覺、以知居士將有出山之意、故特遣訊、卒緩前綏

操具待時天必有意成就大業萬勿輕脫若衆叢已就相將時而出一見便爲如蒼鷹拏兔不留影迹方是大手作畧豈爲以顔面從人而已軀命付之爲得耶高明以爲何如

又

自得居士公秋出山手書云養身有待數語極慰鄙懷不意國運多故外患內憂朝野惶惶■沖聖子立鉅肩爲難卒一時夔龍淦淦上賴祖宗之靈下慰蒼生之望如居士正宜堅秉顧力以負荷爲心障回狂瀾切不可以慷慨意氣爲任又難以隨時上下爲善

權方便也此山林蔬筍心腸托大光明藏中必資以寢處也所謂大道之妙難以言傳耳山野年來衰病日作意非久處人世者此生无復再晤之時矣言之悲酸山野所悲不獨時事卽法道寥寥目中所賴護法之心如居士者指不再屈登時金剛幢耶山野嶺南之行所得印心弟子一人爲馮昌曆者卽四先生遜書之一也惜乎早逝 書尾闕數行

與徐清之中翰

承委悉近況潑慰惓惓之念聖人云歲寒肰後知枀柏丈夫處世以多難成其忠居士經歷此番過則骨

剛氣柔心强力健以成福禍之睨操是則彼困横者皆天之所以造就我善知識也如是則慶且有餘又何有以芥蔕乎語云人有可忘不可忘然有惠于我者不可忘有怨于我者可忘况人生福祿秋毫皆前定其損益非彼皆我之因有也此送正安精持道力遠无益之友省无益之費凡所舉念但伦未來之福爲心此誠沒量大人也何如何如

复段幻肰給諫

運奉手書具見老居士息國息民及息洛門之心且辱周慮云山僧者情何至也山僧人雖艸木豢抱懷

出世顯爲法王之忠臣慈父之孝子此非虛談益有所試至若奉佛定業之訓生乎益有年矣今不卒坐老眼見世亂此乃舉遭劫數卽定業安可逃哉顧逃之而不得者乃名定業若可逃而不逃乃愚癡況不以法門爲重而固守愚癡豈智耶屢接明誨深感護法盛心非特爲山僧一人也然所教者若一聞亂卽推倒禪牀喝散大衆遂抽身而去此蒼皇失措似非智者所宜有山僧不能一也若云一盋孤遊固是高傑但山僧年近八十有愧趙州二不能也若云秋月爲養老可歸卽可逃名聞秋月山場數十里果木養

生之物滋設且恐力不能守乃投獻于王府求扁云
辛官彼既好名如此豈避名之所安耶若往則彼已
我爲奇貨且老特不守此四不能也然近名爲避名
我到人到如霧鼍曳尾此五不能也老居士之愛我
息我個切且淡狂山僧者不能奉教者五故趑趄不
能自淺耳前云彎溪亦不可隱若已地言之誠不可
隱若已理揆之此老居士所未知也然云不可隱者
已海寇爲息然彎溪去海將千里揚駛不至此无息
者一也然山雖不深而地處偏安卽天下大亂乃不
必爭者此无息者二也然道場今已千年屢經更代

大亂不過唐之五季而黄巢最慘且親兵至此感六祖之靈捨營地爲供贍田至今爲黄巢莊是曰魔王爲護汝无恩者三也且祖庭禪堂乃山僧所興之叢林生平功業惟存此一隻色色皆我之固胥往如歸家不勞遠遯終南此无恩者四也且曹溪之兒孫皆山僧化養之弟子今彼恩我如慈父往則如父視子不必投人此無恩者五也然所養贍不但舊日之檀越即現在之山田可耕蔬菓可食不必遠求于世亦不必待他人此无恩者六也且六祖道骨如生乃汝身常任若依此中則與汝相依爲命若汝身雖而衆

生乃死此无恴者七也晉之忠者以身殉國若死于封疆則死且不朽今山僧願爲法王之忠臣以佛祖慧命爲重若在匡山真非逸老之地卽守定業亦死之无益若于轉溪以一日之暇開道來學以續慧命使佛法不斷山僧于此縱遇大變卽定業難逃死且不朽𣪠若以身殉國者死于封疆則死亦得其所矣可不幸哉况遠五可恴而得七无恴抑乃取之于固有又何憚而不爲耶彼中方伯監司已三致書請回山三年矣今本府具書出帖差僧來請坐守于此山僧情不得已應命而往誠恐老居士晉之以我有違

大較故散一一備陳奉慰護法之深心萬萬不必以流言悚聽也惟心諒之

答袁滄孺使君

屢承手書知歸心淨土淺定無疑不疑則淺定信矣卒甚卒甚且云但于天如淨土遠近如想天竺之喻未淺然此喻元不親切至引夢喻最切且又未分別淨穢之想所以于惟心之旨不明耳惟佛說諸法如夢幻又云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又云淨穢隨心又云晝爲想心夜形諸夢故以夢喻惟心之旨請試言之然想有染淨皆生死本故曰一切世界惟想所持然

叅禪要離想而淨土要顉想葢已想除想乃博換法耳已衆生日用念念染想但造生死苦業今要出苦故念念淨想想佛淨土淨想勝則染想消染想消則淨想純淨想純則變穢土而爲淨土矣如人想淫則夢胥欲事肰欲吏雖假在夢不无即已爲真若人白日專想淨土則夜夢化臺寳地極樂境界受用自在卽爲實事此則淨土但在夢覺之分豈有近遠之實哉所以佛說惟心淨土者專在一念淨想所感變耳故曰想澄成國土肰娑婆穢土全是衆生染想感結純一穢惡而螺髻梵王見之純一淨土正如恒河人

見之是清冷之水餓鬼見之而爲火是曰二乘人見娑婆是穢土涉生厭患曰不了即穢是淨故佛于法華會上三變娑婆而爲淨土要指目前日用行履步步頭頭皆是淨土如此豈有十萬億之遙耶然經說十萬[illegible]者乃佛指華藏世界娑婆之西越十萬億佛土有極樂國乃阿彌佛所居實報土令人知所歸向耳若言惟心即華藏亦是惟心况極樂耶請言近喻惟心之旨山野少年聽華嚴經聲五臺山萬年冰雪因而切切想住此山因而日夜想之久久但見目前一座雪山經行坐臥皆在此中縱經鬧市亦不見一

人但往雪山中行及邊到五臺儼如昔所想以此觀之則淨土遠近可知矣然五臺尚要身到而淨土只要心到若是專心念佛念念觀想淨土境界久久純熟則現前日用步步頭頭如在淨土中坐臥經行卽耳聞一切音聲皆是念佛之聲矣如此念到命終時則一切世間雜念都不現前惟有一念阿彌陀佛則精進不亂目前但見淨土境界或蓮華現前阿彌陀佛與諸菩薩親來接引神識安然直隨佛往生當下便登極樂國如前夢境无異如此豈有十萬億國之遠耶此所謂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乃是眞眞實

實地非是說道理也只是要一念淨想純熟博換得過穢想則自然變穢邦而成淨土矣然生淨土如夢之說不是譬喻乃是實話且菩薩修行乃至七地已前皆未破無明之夢一向教化眾生成就淨土皆是夢中佛事故八地菩薩如夢渡河猶未存覺直至于佛方稱大覺此乃明言具載華嚴經明明證據只是從來說者未曾拈著老居士於此會得則淨土遠近一切疑淨盡无餘矣然念佛法門彌陀經中所說只是一心不亂是究竟語其實此語亦不易到老居士自心試驗生淨土準不準只在一念亂不亂上看則

默然自信，如人飲水，自然精進矣。來云：久在台宗，今要淨土台宗三觀和會此處，刻宗疏最是分明。台宗家處所云觀雖十六，言佛便周，是曰觀佛為總觀也。即此觀佛念佛，則念存三觀矣。謂正當念佛觀時，要將身心內外一齊放下，絲毫不存，心地如空，不見一法，即是空觀，即亡此空。心中提一聲佛，隨舉念處，即觀佛像，如觀目前，歷歷分明不昧，即是假觀。然亡正觀念時，返照能觀能念心體，空空寂寂，當空寂中，又觀念不忘，如此不忘不著，一心靈然，即中道觀。然此三觀不用安排，但只舉念，則三觀一心，一念具足。此

中又不可將昔日安排三觀措心則不玅矣請試云

此著力何如

又

知老居士爲己躬下一著淩忠甚急此念生死事大

當急時也但叅究工夫一向都說提公案話頭若大

慧禪師極力主張是知從前禪門悟心者皆從提話

頭工夫做出但云中用心脊多不同今時說提話頭

要緊用心甚遠已秖知提起不知放下爲要玅古人

放下[illegible]最爲入道要是知說提之一字乃是放下

處爲提不是只想著話頭爲提也馬鳴云心體離念

等虛空界又云離念境界唯證相應已心體本來離念今人不知離念爲正念故執持提起一心是已轉增迷悶耳何已放下處爲提起只如已阿彌陀佛爲話頭當未提佛時先要將外境放下次將內心一切妄想一齊放下次將此放下的一念也放下放到无可放處方于此中著力提起一聲佛來卽看者一聲佛從何處來今落向何處去把定金剛眼睛一覷覷定覷到沒著落處又提又覷又追到一念無生處便見本來面目也初則用心覷追追到一念兩頭斷處中間自孤更向此孤處快著精彩直追忽然迸裂疑

圓則本來面目自現即此便是一念眞無生意也學人但得此一念無生現前則一切處得大受用乃是出生死的時節也近世不知向放下處求離念一著死死執定話頭欲返增障礙加之更起種種思想先存玄妙知見此是障道根本即老居士參究心雖切已未經說破放下一著也只被玄妙習氣影子作障礙故不得受用耳百千方便唯有放下一著最省力當此省力處做則日用念念即眞實受用也高明省之

與袁公參

嘗謂自古豪傑之士、能建大功立大業者、皆自忍辱中來、即成佛亦以忍行爲第一、故曰無生法忍、一切聖賢、未有不成于忍而敗于不忍也、老朽少年讀史記至韓信張良傳、見其人能建大業、看他畢竟從何處來、因細詳其行吏忽于淮陰市上受惡少胯下之辱、信熟視之遂出胯下、于此見史筆下一熟字寫盡生平學力、及圯橋之履三進、老人乃可之、其礴浪之椎、折于一州履、是知古人得力處、老朽生平以此人佛法故、菊書云云、乃淮市之胯圯上之履耳

與周海門太僕

別來忽忽二十秊矣音問不通者亦十餘秊精神固无間然不若承顏接響之爲快也去春之雲棲準擬奉教于湖上久疾不至悵然還山貧道天假餘生得待死于匡廬深爲厚幸念此末法獨老居士一人爲允明幢貧道老矣无復奉教之日所期當來能學三會耳貧道荷蒙　聖恩假以萬里之行于法門无補纖毫卽向上一著亦不堪擧似向人所幸于教眼發明直指之宗若楞伽楞嚴法華三經大翻文字窠臼皆已梓行託汝定請證惟瑯琊山中野狐潛踪截乞金剛正眼一爲焰破暗冥又爲此法大助緣也

與賀函伯戶部

山中得奉手書知道味日濃世情日遠且以楞伽究心遊流智海觀察流注妄想久之澂徹圓原是則偕彼逆緣爲進道之歎矣所不足者若无明眼知識相伴提撕恐于文言滯礙大段此更以教印心如蠭採華但取其味不損其色故凡有看教典及古悳機緣會心處領畧不會則置之勿自穿鑿久自融通則言言冥合真心矣政不必以不會作障礙也公賦性高明當此妙齡精力有餘能蚤收攝如此不唯蹈大方坦途且爲福壽之歎天之所以成公者大矣幸自保

愛已副區區厚望、

會吳觀我太史

吳越之緣艸艸了事已不耐應接故卽歸匡山而山中安居殊未易就投閒入山而迄爲山累衰朽之季大不宜此耳浮渡令姪肩之當省老居士之恖喜師蟲已淨盡者果得人乎法門寥落不但明眼宗匠難求卽衲子中眞心實行者亦不易見奈何瀼門澹泊至此老居士淨業精純瀼味日深心見發英嘗洞十方矣儻胥緣徐會一談亦此生之餘幸也

又

秊來山居雖與世遠毋聞東卤多警不无驚心肰荏
別報固肴定業但衆生刼難若不忍聞況身經塗炭
者号惟老居士心栖淨土能无悲愍耶天造大廻惟
我　聖祖惪侔三五功超百王　社稷靈長當享无
疆但衆生業感自不能免耳每恩法門一旦陵替至
此回壆興盛之時難再得也切念華嚴一宗為吾佛
根本法輪清凉為此方著作之祖其疏精詳眞萬世
宏規但鈔文已求全之過不无太繁故使學者望洋
而退士大夫獨喜合論明爽率皆雠視而義學亦將
絕響矣嘗謂論固直捷唯發明大旨至于精詳文義

或未及的指說者之意也切慨此大法失傳其如將來法眼何不但心遊法界安于理觀卽文字師亦絕无人矣山野自少留心于此法門今[illegible]老矣掩關山中注意研窮欲單觀疏文提挈綱要去繁取簡務明大旨在不失作者之意既去其鈔又剗其科直取發明本文信爲易了雖不能如論之宏肆而因疏明經適有已通說者之意或于疏義不續者間亦出愚意但取脈絡貫通亦不敢改贅此亦山野老年作懺悔地且爲來者申法供養耳菁二年因病不能致力今今年无恙其功已完七八恨不能與老居士一面塞

之敢此附眷發一歡喜耳

又

辱示朗公因緣山僧向慕其爲人惜未一見久眷未遂一著心甚偉之第未知始末今讀塔銘行實諸書果愈所眷辱命爲傳豈能更著一語然法門之誼固不敢辭但就中已蘭風爲心印恐非所眷山僧嘗曾見其人號爲鐵崇一時皆已外道佩之宗門所不收即觀機緣一語未爲超絕不若法胥所住爲佳然此亦非可已盡朗公之生平也但遇紫柏之變爲法門一變而晏然不動且讚紫柏爲斧胥已此一節乃朗

公之深心于法門、育王蠲存齊之意、觀末後踞雩座而逝、証與紫柏一鼻孔出氣、故傳中獨歸重于此、即朗公宗兄必以我爲知己也、然傳恐不朽、須有不朽之實者存、老居士其然之乎、

答吳生白方伯

曹溪僧持法旨至、拜展三復、深荷尊慈所以念祖庭法道慇慇、僧而拯名山者、心何切至也、讀之不覺痛徹五內、念山僧漂零苦海、二十餘年、今卒投老匡山以境幽心寂、諸妄皆息、无復他念矣、今仰體尊慈以祖庭法道爲心、誼不容已、但匡山道場、適諸宰官檀

趣、特爲山僧建立、爲逸老地、經營尚未結局、難已輕脫、若安頓不妥、大負一時信心、有所不忍、已此趦趄、未能判然、先遣報命、容料理得宜、當就道也、

荅李三近

來云修行感賴師友、自古皆然、要之力行在己、師友但助發耳、至若一鍼一錐、即能透悟者、此非師友全力、乃本分功純、遇緣觸發、啐啄同時、譬之鐘鼓應擊而鳴、若夫木石、則徒勞耳、若夫靈雲見桃花而悟道、香嚴擊竹而明心、何俗師友哉、大都學道人之病、在操志不剛、次則我見堅固、有此兩者、如病者忌醫、

則盧扁束手矣、

答沈大潔

鄭白生來云足下有薙髮之志鄙意未敢必然不意果能勇決如此然請親命許可此是佛法中正義最難欣許此菩薩助誠也覽來問六則惟第二條爲急餘侶可緩力疾勉答未審能決疑否所云即欲回鄉踐拂水之約此雖護法有地第恐落窠臼禪耳足下志願廣大且不必上求古人但能取法雲棲四十年如一日則末法望足下又一大光明幢也、

答鄒千秋

承以令師塔銘見委愧昏耄疎陋不足以當盛意但在汝門所係甚重誠不敢不申讚歎又不可以荒唐謬悠之言取罪以塔銘卽世之僧史取信千載之下古之僧史列傳則有禪師以六祖之下五宗血脈爲主者汝師以賢首淸涼天台教觀爲主者神僧以佛圖澄諸梵師興行爲主者高僧以遠公支公生公肇公高操爲上四科之外其餘建立者爲功行者不與也令師精修苦行山野仰慕久矣覧持來行狀非所聞不敢以虛飾者累實德故單取本色在山苦行淸節生平以念佛爲汝門當與遠公並駕宜在高僧之

列乃敢畧載其正行吕取信爲主殆非敢妄意貶損惟高明裁之儻不可采不刻可也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九終